

纳兰容若词传

苏缨 毛晓雯 夏如意◎著



成容若君渡过了一季比诗歌更诗意的生命，所有人都被甩在了他橹声的后面，以标准的凡夫俗子的姿态张望并艳羡着他。但谁知道，天才的悲情却反而羡慕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幸福，尽管他信手的一阕词就波澜过你我的一个世界，可以催漫天的焰火盛开，可以催漫山的荼蘼谢尽。

——徐志摩



纳兰容若 词传

苏缨 毛晓雯 夏如意◎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兰容若词传/苏缨,毛晓雯,夏如意编著.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9.9

ISBN 978-7-5399-3321-4

I.纳… II.①苏…②毛…③夏… III.①纳兰性德
(1654~1685)—词(文学)—文学研究②纳兰性德
(1654~1685)—人物研究 IV.I207.23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46109号

纳兰容若词传

著者:苏缨 毛晓雯 夏如意

责任编辑:刘霁

文字编辑:伍志

装帧设计:利锐

出版发行: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排版印刷: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字数:150千字

印张:16.5

版次:2009年9月第1版,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99-3321-4

定价: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言

纳兰容若，重21克

假若你似我一般百无聊赖，你或许能理解我怎么会在午睡后突然猜测起古人的重量来。

我猜关云长起码重 100 公斤，因他的情深义重，还有那一身高强武艺；苏东坡应该在 70 公斤上下，先有健康强壮的体魄，后有排除万难的精神，病恹恹如何能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豪爽；荆轲重 55 公斤，偏清瘦，气质特异，故力虽较不过秦王，但精神万古流芳；杜甫重 65 公斤，其中 60 公斤都在心脏，装满对天下苍生的悲悯，与经历由盛转衰的惆怅；贺双卿重 35 公斤以下，一个将词填在花瓣与落叶上的女子，总是给人飘飘欲仙的想象；柳如是重 40 公斤以上，身为女子，却有不输男人的气度和情怀，过于柔弱的身体想来无法支撑她人生的精彩跌宕；而纳兰容若，重 21 克。

21 克——西方人通过精密仪器测量出人在死去后体重会即刻减少 21 克，于是认为这 21 克是灵魂的重量。如果灵魂确实重 21 克，那么纳兰容若，就重 21 克。

沈从文先生说，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，一切都应当美一点。纵观纳兰一生，正是以美为原则开展和继续的，脚踏实地的人生，被他演绎成了一个美得有点悲怆的故事。故事分为两篇，上篇讲述肉身繁华热闹，下篇刻画灵魂寂寞荒凉。上篇的喧哗，只是为了衬托下篇的嘶哑。

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，一个对爱苦心孤诣、将人生行进得有如诗篇、至死都以孩童面孔面对世界的人，除了 21 克外，还有别的重量。

在何处才能见到纳兰的 21 克，看清它是何形象、有什么不一样？到明日之屋去吧，如果能够到达。纪伯伦在《先知》中已清楚告诉我们：

你们可以庇护孩子的身体，
但不能禁锢他们的灵魂。
孩子的灵魂栖息于明日之屋，
那是你们在梦中也无法造访之境。

毛晓雯

2009 年 7 月

——目录——

前言 纳兰容若，重21克

[1]顾贞观/001

[2]沈宛/003

[3]严绳孙/007

[4]纳兰性德/012

楔子 人生若只如初见

[1]成德，名字的来历、疑云与谶语/016

[小考据]十岁时的纳兰词？/023

[2]法璋大师的佛门密室/024

[3]虎父：诗人仰望的政客/027

[小考据]旗人取名/031

第一幕

身世：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

[1]一块肥腻腻的祭肉/034

[2]骑射：亦弓亦马亦多情/035

[3]父亲的书房/038

[4]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/040

[5]侯门一入深如海，从此萧郎是路人/045

[小考据]不得流传的才女诗/0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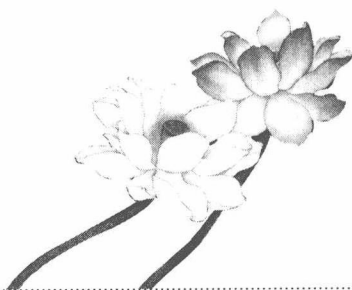
[6]重逢：花风如扇，柳烟成阵/054

[7]艳歌：照水红蕖细细香/056

[小考据]写给表妹的悼亡词/058

第二幕

初恋：愿指魂兮识路，教寻梦也回廊



第三幕
寂寞的十七岁

-
- [1]金坛王次回：在纳兰词里的无名隐士/063
 - [小考据]退粉收香：纳兰词中的隐语/067
 - [2]北京国子监：石鼓秘语/068
 - [3]昆山三徐：在青涩的涯岸迷路寻路/072
 - [4]秋水轩唱和：玉人和月摘梅花/075
 - [5]交臂之失：一分钟的代价是几年/080
 - [小考据]樱桃宴与红叶诗/081

第四幕
科举：万春园里误春期

- [1]朱彝尊：壮年听雨客舟中/084
- [2]勿欺之忠：一颗默默生长的南瓜/090
- [小考据]万春园/099
- [3]通志堂疑案/100
- [4]徐乾学勒索案/105
- [5]绿水亭：为了告别的聚会/109

第五幕
成人礼

- [1]一个远方知县的死/117
 - [2]西郊冯氏园的海棠花/122
 - [3]冠礼：从此，我们可以称他“容若”了/127
 - [4]新婚：金风玉露一相逢/130
 - [5]从此沧海水，从此巫山云/133
-

第六幕

双璧：绝塞生还吴季子

[1]一弹指顷去来今/143

[2]知我者，梁汾耳/154

[3]仙佛：一个孩子的精灵世界/163

第七幕

痛失：当时只道是寻常

[1]谁念西风独自凉/173

[2]悼亡：夜阑犹剪灯花弄/177

[3]一宵冷雨葬名花/183

[小考据]《楞伽经》、楞伽师与楞伽山/187

第八幕

仕途：南雁归时更寂寥

[1]犬马：何须独醒怜皆醉/191

[2]《饮水词》：非才子不能善怨/193

[3]悼亡之吟，知己之恨/1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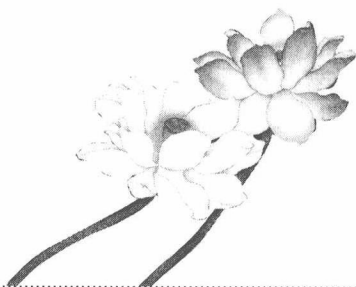
[小考据]卢氏之子/200

[小考据]挽鹿车/200

[4]尘土梦，蕉中鹿/201

[小考据]贫道与贫僧/204

[5]博学鸿儒科/204



第九幕

鸾胶纵续琵琶

[1]续弦之后：一场寂寞凭谁诉/212

[2]如期：洞庭歌罢意茫茫/214

[小考据]谁在营救吴兆骞/218

[3]胡俊龙：解道醒来无味/218

第十幕

江南：烟花不堪剪

[1]江南好，真个到梁溪/222

[小考据]玉人/227

[2]天海风涛之人/228

[3]醒也无聊，醉也无聊/230

谢幕

人生何如不相识

附录

蔷薇水蘸檀心紫·纳兰词榜

后记

一个国王在完美时刻的愿望

[1] 顾贞观

康熙二十四年春。

北京。淑气渐生。

一名消瘦得有些孱弱的中年男子呆立于一株夜合花树下，持着一纸有着淡淡胭脂色的信笺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月色冰凉，夜合花开了雪白晶莹的一树，香气在夜色的酝酿下愈发浓烈，竟有酒的味道，叫人不知不觉沉湎。

此时，没有人可以读懂他的眼睛，是无奈，是痛楚，是惶惑，是很多很多的内容，我们只是知道，不要在这个时间去惊扰他，哪怕一丝风、一丝雨、一抹夜合花的香气，都不要在这个时间去惊扰他。

我们从来也都只是仰望着他。他叫顾贞观，江南人，在整个康熙朝写诗填词的文人当中，顾贞观三个字都是最响亮的几个名字之一。有人说他是全国词坛的第一名手，有人说他和另外一名公子并列第一，也有人说他只能排在第二，但



无论如何，绝对没有人会把他排在第三名以后，除非这个人不怕落下一个外行的名声。

像许许多多真诚的诗人一样，顾贞观也是一个狂生，他一向都泰然地接受着世人的赞誉，却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就是词坛第一。他并不谦虚，谦虚从来都不是诗人的美德。但在他的口中、心里，第一的位置永远都属于此刻他手中这封信笺的主人——纳兰性德。

信笺的内容，是将来每一个哪怕稍有诗词修养的人都能够脱口而出的：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
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
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霖铃终不怨。
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

是的，这首《木兰花令》是所有纳兰词中流传最广的一首，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更是所有纳兰词中、乃至古往今来的所有诗词名句中最为流传的一句，只是我们往往会把这首词、这句词从三百多年前的背景中抽离出来，用它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情绪，仿佛它一直就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背景，属于我们每一个独特的、不为任何人所知、也不容任何人窥探的私密空间。谁会知道呢，当顾贞观接到这首词的时候，他读到的内容，完全不同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理解。事情正像本雅明说的那样，古典的诗歌传统已经破碎了，诗人头上的光环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，诗歌语言终于从公共空间走进了私人空间，并且在私人空间的小巷子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曲折，当小巷尽头的收信人展开信笺，小巷外面的我们只能提着灯笼、燃着蜡烛，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影影绰绰的目标。最后能不能找到，就看每个人的悟性与运气了。

这首《木兰花令》常被我们当做爱情诗来读，其实只要稍微下一点功夫的话，

就会在道光十二年结铁网斋刻本《纳兰词》里看到词牌下边还有这样一个词题：“拟古决绝词，柬友”，这就是说，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决绝词，写给一位朋友的。

汉魏乐府如今的读者已经很少了，但它毕竟是唐诗宋词的一大源头，有许多著名的诗词都以乐府旧题的形式，比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，在诗体分类上我们很容易把它划作七言或杂言古诗，其实应该划作乐府，而决绝词本来也是乐府旧题，属于乐府当中的相和歌辞，本来是汉代街头巷尾传唱的歌谣，用丝竹乐器交相唱和的。元稹就写过三首很著名的《决绝词》，收在宋人郭茂倩编纂的百卷乐府当中。“君情既决绝，妾意已参差。借如死生别，安得长苦悲”，这是数百年前诗人元稹在同一题目之下的绝情之语，容若现在用到这个古老的题目，又标明“柬友”二字，可是要与故交决绝么？

不！如果读不懂词中的深意，又怎能称得上容若的第一挚友，又怎能当得起与容若并称的康熙朝词坛双璧之一！他看到一个孩子从身边跑了过去，边跑边跳，骑着竹马，跑出了大门，跑出了院墙，跑出了内城，又跑出了外城。这一刻，夜合花的花瓣无声地飘落，牵着顾贞观恍惚迷离的视线，飞过杨柳堆烟的庭院，飞过深深似海的侯门，飞过忧伤的雨丝与明媚的山河，锁进了一所结满春愁的江南庭院。

[2] 沈宛

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他的梦断掉了，她的梦醒来了。睁开眼睛，又是这一所结满春愁的庭院。庭院之中，没有北方的夜合花，只有江南的丁香与芭蕉。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，尤其是那芭蕉，叶子一重又一重地卷着，仿佛在无边的梅雨里永远都不愿打开。那女子也是这般，她柔婉婉的身体蜷缩在一重又一重的回廊与院墙里，她愁恹恹的心畏缩在一重又一重的思念里。她已经属于千里之外那个在这世界上自己最爱的男子，她的生机便只等待着



他的开启。

她已经忘记了自己名叫沈宛，她只记得自己是纳兰容若的女人。

她不止是纳兰容若的女人，还是世界上一个爱到痴狂的女子。

她记得容若曾经说过，自己的美，没有一点人间烟火气，但若以名家国手的画来作比，与其说像一幅仕女图，不如说像一页山水画。那山水定是江南的山水，氤氲氤氲的，用一层迷蒙的水汽隔开尘世的琐碎与不堪。

他曾说过，自己是他避风的港湾，是他心底最后退守的城堡，给他充足的温暖和安全感，是属于他、也不属于他的女人。

她的心底，每天都在不断复现着这些情话，怕有一万遍了吧。除了与心爱的人一起牵手对诗，这恐怕要算世界上第二号最幸福的事情了。但是，此刻的沈宛，手里也持着一封信笺，是顾贞观从北京抄送来的。——这个顾贞观呀，沈宛想着，我与容若的结识是因为他，护送我千里北上京城寻找容若的也还是他，再没有见过比他更加诚挚的男子，也没有见过比他和容若之间更加纯真的友情，但是，他对我来说，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是带来幸福的信使，还是编织幻梦的魔王——在骗你相信了他所编织的幻梦之后再亲手把它扯碎？

今天，他带来的是幸福、幻梦，还是悲剧？这首题目上写着“柬友”的新词，他为什么要拿给我看？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沈宛低吟着信笺上刻骨的词句，无边的梅雨顿时已是无边的泪水。她读得懂，他的心里生生世世不能割舍的，只有他的发妻卢氏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，自己也不能。

她是江南最出众的才女，她熟悉士大夫们必须熟悉的所有典籍，她读得懂爱人的诗词中埋伏着的所有典故，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，她读得懂他的爱情。

呵呵，拟决绝词，这是古老的乐府题目呀，一千多年前，汉代的长安城里，那条繁华的、植满垂柳的章台路上，那条外国使节来来往往的藁街上，丝竹的声音时时灌满行人的耳朵，有人唱，有人和，《决绝词》的古老歌谣不知被多少人

唱过、听过呢。

汉魏六朝，多少年，多少有结果和没结果的爱情故事，唱过多少次这样的旋律呢？“晴如山上云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”这句诗，还是在《宋书·乐志》里看到过的，是那年海棠花畔、回廊曲处，他亲口读给自己听的。他说诗里是用山上白云和云间皓月来比喻自己的心志，而这样的心志自然容不得爱人有了两意。是的，言犹在耳，那时候，我们只是隔着发黄的书页，遥遥地感叹着古人的痴心与薄情，但是，今天的我们呢？

“何事秋风悲画扇”，是的，这是用汉成帝时班婕妤的典故，我看得懂，但我多希望自己看不懂——或者，我多希望那仅仅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、早已死在书本上的故事。那时候，班婕妤不再受到汉成帝的宠爱了，多才的她在一个入秋的天气里收拾房间，将一把美丽的团扇收进了箱子，她的泪水就是在这这一刻突然落下的：再美丽的团扇也终于会等到秋天，当秋风吹起，团扇要么被收起，要么被弃置，是的，就像一个个曾经受到过无穷宠爱的女子一样，就像自己一样。

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。

裁成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。

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。

常恐秋节至，凉飙夺炎热。

弃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绝。

沈宛想起了班婕妤的这首《怨歌行》。团扇是用齐地出产的丝绸精心裁制的，如霜似雪，形如满月，皎洁而团圆。这样的尤物“出入君怀袖”，与君形影不离。但为什么，每一把团扇都会等到秋天，每一个痴情的女子都会等到诀别？人之于人，若始终只如初见时的美好，若始终能保持初见时的感觉，团扇便永远是皎洁而团圆的。



不，不是每一个，沈宛不是，容若也不是。“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”，词中这样的感叹，只是对人间凡夫俗子的嘲讽，反衬出一对痴情人的无奈。是的，是无奈，容若始终无法留住自己想要留住的。

她来京城寻他，在京城黏他，回江南等他，但拼来的才会是人生，等来的只能是命运。

好在她终于读得懂他。词的下阙，“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零铃终不怨”，这是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故事，书里写过，戏里唱过，她在及笄之年就已经知道了。骊山华清宫的长生殿里，唐明皇和杨玉环在七夕之夜私语盟约，白乐天描写这个场景，说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但好景总是不长，马嵬坡杨妃缢死，后来在一个多愁的雨季，唐明皇凄凉入蜀，夜晚于栈道雨中闻铃，百感交集，依此音作了一曲《雨霖铃》，这便是《雨霖铃》词牌的来历。

这两句词，沈宛久久地读着“终不怨”这三个字。曾经与唐明皇有过比翼连理之约的杨玉环，在被赐死之前，心中可有怨怼么？史书上讲过，那时候她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妾诚负国恩，死无恨矣。”海誓山盟冰消瓦解了，不止如此，她甚至被那个狠心的男人亲口下令缢死，但她始终无怨。只知道，无怨，也无悔么；只知道，口中无怨，心中也无怨么？如果答案都是“是”，痴心女子的极致恐怕莫过于此了吧？

沈宛重读爱人的词句，透过所有迷惑人的字眼与典故，慢慢看清爱人的无奈与执著——无奈是对命运的无奈：我们终须决绝，无缘聚首；执著是对爱情的执著：纵然诀别一世，初心永远不改。“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零铃终不怨”，是的，有了“骊山语罢清宵半”的刻骨缠绵，纵然生当泪雨零铃的生离死别，口中心里，也始终没有一个怨字。

但是，“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”，唐明皇这个“薄幸锦衣郎”总算和爱侣有过“比翼连枝”呢喃私语的缱绻一幕，而我们，在永恒的悲剧、永恒

的诀别面前，竟连这样一个幸福的瞬间都不曾有过呢！

突然间，她看到一个孩子从身边跑了过去，边跑边跳，骑着竹马，跑出了大门，跑出了院墙，跑过了梅雨的帷幕。这一刻，她忽然嗅到了丁香的味道，芭蕉却也脉脉地展开了。沈宛忽然想起了唐朝诗人司空图的一句诗：“雨洗芭蕉叶上诗，独来凭槛晚晴时。”嗯，正是应景呢，在这芭蕉叶上题什么诗才好呢？李商隐的“芭蕉不展丁香结，同向春风各自愁”吗？不，诗还要用李商隐的诗，但一定要改作另一句了：“芭蕉开绿扇，菡萏荐红衣。”不为什么，只为芭蕉开了。

[3] 严绳孙

江南。无锡。藕荡桥边。

藕荡桥，一个如此诗意的名字。这不过是江南普普通通的一座小桥，桥下每年夏天都会盛开出江南普普通通的万朵荷花。此时的水面上，还只有荷叶，不见荷花，岸边一个老翁支着垂钓的鱼竿，视线却不在鱼漂上，而在手里的一封信笺上。

那是一张淡红色的八行小笺，纸质细腻，里边嵌着百合与玫瑰的花瓣，透出浅浅的印痕和淡淡的香气。这便是唐代便已经闻名天下的薛涛笺，也称红笺，它的来历比它的形制更要美丽。——红笺原本产自蜀地，那里的纸张本来就是最好的，到了唐代，才女薛涛落脚在成都浣花溪畔，以绝世之姿、美艳之才，和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诗歌唱和，其中白居易、元稹、杜牧，多少名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甚至还和丧妻不久的元稹有过一场短暂的恋爱。诗歌唱和，多是一张纸上写一首律诗或绝句，但当时的纸张尺寸较大，以大纸写小诗，浪费倒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不和谐、不好看。薛涛便让造纸工匠特地改小尺寸，做成小笺，自己又发明了新奇的染色技法，能染出深红、粉红、明黄等十种颜色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十样变笺”，这不是普通的信笺，而是专门的诗笺。



在这十样变笺之中，薛涛独爱深红色，而且除染色之外，还以花瓣点缀，更添情趣。所以这“十样变笺”之中，独以红笺最为知名，甫一出世，便成了一众诗人们追捧的对象。韦庄专门写过一首《乞彩笺歌》，大见当时的盛况，诗中说“人间无处买烟霞，须知得自神仙手”，以喻红笺工艺之妙、设计之巧，又说“也知价重连城璧，一纸万金犹不惜”，以喻时人的深爱与追捧。千载之后，薛涛早已经成为诗人们口中的传奇，红笺却仍然在名流文士之间小小地流传着，承载着多少卓越的笔墨，而那些情意绵绵的诗词与尺牍若不经薛涛红笺，多少会显得不够精心，不够真挚。

严绳孙看得发呆，忽然一阵凉风吹过，险些把信笺吹飞了。水面上一阵荷叶晃动的声音，让人忆起“多少绿荷相倚恨，一时回首背西风”的诗句。

严绳孙定了定神，他持着这张红笺，并没有马上去看信的内容，而是抚摩着、玩赏着，从纸张看到墨迹。容若的字是行楷写就，但看得出，他的根底是唐代书法大家褚遂良的楷书。严绳孙忆起了几年前自己以“江南三布衣”之一的名流身份被征召进京，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，那段时间常在明珠府中，与纳兰容若朝夕相对。

容若小自己三十岁，但像同龄朋友一样的投契。那时候，最常聊起的就是书画。记得容若一直在练褚遂良的帖子，严绳孙说他已经得了“拨镫法”的真谛，他很高兴，但反问严绳孙说：“怎么是‘拨镫法’，难道不是‘拨灯法’么？”他们那场漫长的书法讨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“拨镫法”或者“拨灯法”，传自二王，是书法运笔的独特法门。有人说是“拨灯法”，取意于手持小棍拨挑灯芯的动作，也有人说是“拨镫法”，取意于骑术中人的身体悬空、双脚微点马镫的动作。总之，书法运笔，贵在手指与笔杆的不即不离、若即若离。笔杆并不总是笔直的，而是有擗、押、钩、格、抵的五种动作，于是握笔的手指也要随之而运动，任由笔杆如何动作，始终保持力道的平衡。